

安祿山事迹



11.3411./8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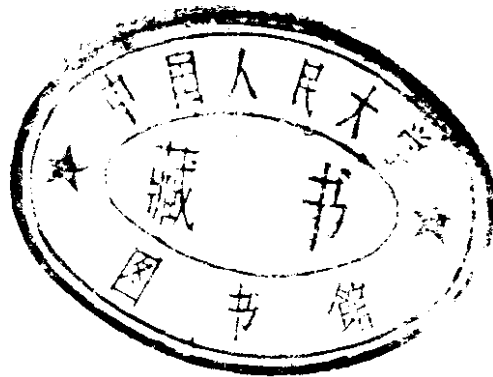
1110129

〔唐〕姚汝能撰

尚書山事記

RD24/90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安 祿 山 事 迹

〔唐〕姚汝能 撰

曾貽芬 校點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）

華書局上海發行所發行 如皋印刷廠印刷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3.5 字數 67,000

1983 年 9 月第 1 版 198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：000,001—10,000

統一書號：11186·58 定價（七）：0.35 元

點校說明

安祿山事迹三卷，唐姚汝能撰。此書記載了安祿山的生平事迹，和安史之亂的始末，間及史思明的某些事迹，是研究安史之亂的重要史籍。

唐朝自開國以來，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，到唐玄宗時，已達到了空前的繁榮，海內富裕，國力充實。唐代杜佑曾描繪了安史之亂前夕的繁榮情景：「開元十三年，封泰山，米斗至十三文，青、齊穀斗至五文，自後天下無貴物。兩京米斗不至二十文，麵三十二文，絹一疋二百一十文。東至宋、汴，西至岐州，夾路列店肆待客，酒饌豐溢，每店皆有驢賃，客乘倏忽數十里，謂之驛驢。南詣荆、襄，北至太原、范陽，西至蜀州、涼府，皆有店肆，以供商旅遠適，數千里不持寸刃。」（通典卷七）一派富庶、太平景象。隨着經濟發展，社會安定，接踵而至的是科學文化的繁榮，出現了不少著名的科學家、文學家、史學家和詩人。當時的長安，不僅是唐王朝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的中心，而且還是中外交流的國際都市，唐王朝已儼然成了世界性的封建大帝國。

然而，這樣一個強大的王朝却被安史之亂搞得搖搖欲墜了。安史之亂是由少數民族將領安祿山、史思明策動的一次武裝叛亂。這場叛亂延續了八年，涉及整個北方，造成了十分嚴重

的後果。它瓦解了唐王朝的經濟，極大地削弱了中央政權的力量，出現了藩鎮割據的局面。安史之亂既是唐王朝由盛至衰的轉折點，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由前期向後期演變的轉折點。

正因為安史之亂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，所以宋以前記載這次事件的史籍相當多，僅資治通鑑考異涉及到的就有十餘種，如舊唐書、新唐書、玄宗實錄、肅宗實錄、明皇幸蜀記、唐曆、勳門紀亂、河洛春秋、西齋錄、天寶遺事、天寶亂離西幸記和安祿山事迹等等。但這些書，除兩唐書外，保存下來的雜史却只有安祿山事迹這一種，「洵屬可寶」。安祿山事迹共分上、中、下三卷。上卷敘安祿山始生，至玄宗寵遇。中卷敘安祿山起兵。下卷敘安祿山僭號、被殺及史思明事。繆荃孫認為，這部書「分綱列目，兼有論議，較正史記述頗詳」。

舊唐書出自後晉劉昫等人之手，其中的經籍志沒有著錄安祿山事迹等書，但將舊唐書安祿山傳與安祿山事迹相比較，則發現它們的大致輪廓是相同的。另外，新唐書安祿山傳比舊唐書安祿山傳的篇幅較長，內容也較為具體，例如，天寶十四年，玄宗派中官輔璆琳去范陽，因察非常。裴士淹至范陽，安祿山再旬不見，既而使武士挾引，無復臣禮。天寶十五年，安祿山遭郭子儀、李光弼軍隊重創，想退守范陽，而怨謀士促其反叛的史實，在舊唐書則無記載，而值得注意的是，新唐書所增加的內容又多不出安祿山事迹的範圍。這也說明，這部書很受前人重視。

前人所以重視這部書，道理很清楚，因為這部書的作者姚汝能，不僅就是唐朝人，距安史之亂發生的時間相去未遠，而且還做過華陰尉。華陰地處京畿道，靠近潼關，這裏正是遭受安史兵災最嚴重的地方，姚汝能在這裏既能聽到很多有關安史之亂的傳聞軼事，也可以看到不少戰亂造成的焦土、廢墟。因此，安祿山事迹的描寫較為真切，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。

安祿山事迹一書，現有知不足齋叢書本、學海類編本、翁曾源校清抄本和藕香零拾本等。繆荃孫的藕香零拾本，雖出於鮑氏知不足齋叢書本，但繆荃孫曾用秦敦夫石研齋本校過，改正了原書的不少錯處，是諸本中較好的一種。

這次點校即以藕香零拾本為底本，校以學海類編本和翁曾源校清抄本，在校勘中，參酌吸收了繆荃孫的校勘成果，凡底本有誤，據別本改的，或底本與別本文字不同又可供參考的，均出校記，一般無甚參考價值的異同就從略了。爲了保存原書的原貌，凡刪字，皆將原文加圓括弧，凡增補，皆將所增補之文加方括弧。這次整理，從兩唐書、資治通鑑中輯出一些關於安祿山、史思明的記載附於書後，以資研究者參考。

曾貽芬

一九八一年五月

目錄

卷上	一
卷中	六
卷下	三〇
繆荃孫原跋	究
附錄		
(一) 舊唐書安祿山傳	五
(二) 新唐書安祿山傳	五
(三) 新唐書史思明傳	五
(四) 舊唐書史思明傳	六
(五) 舊唐書玄宗楊貴妃傳	六
(六) 舊唐書玄宗本紀	七
(七) 舊唐書肅宗本紀	七
(八) 新唐書玄宗本紀	七

(九) 新唐書肅宗本紀	七
(一〇) 新唐書哥舒翰傳	七
(一一) 舊唐書哥舒翰傳	七
(一二) 舊唐書吉溫傳	七
(一三) 舊唐書顏杲卿傳	七
(一四) 舊唐書李愬傳	六
(一五) 舊唐書封常清傳	六
(一六) 舊唐書楊國忠傳	六
(一七) 新唐書楊國忠傳	六
(一八) 舊唐書張介然傳	六
(一九) 新唐書張九齡傳	六
(二〇) 舊唐書郭子儀傳	六
(二一) 資治通鑑有關安史之亂的記載	六

安祿山事迹卷上

安祿山，營州雜種胡也，小名軋犖山。母阿史德氏(一)，爲突厥巫，無子，禱軋犖山，神應而生焉。是夜赤光傍照，羣獸四鳴，望氣者見妖星芒熾落其穹廬。時張韓公使人搜其廬，不獲，長幼並殺之。祿山爲人藏匿，得免。怪兆奇異不可悉數，其母以爲神，遂命名軋犖山焉。突厥呼鬪戰神爲軋犖山。少孤，隨母在突厥中。母後嫁胡將軍安波注(二)，兄延偃。史思明令僞史官官稷一撰祿山墓誌云，祖諱逸偃，與此不同。

開元初，延偃族落破，胡將軍安道買(三)男孝節并波注男思順文貞俱逃出突厥中。道買次男貞節爲嵐州別駕收之。祿山年十餘歲，貞節與其兄孝節相攜而至，遂與祿山及思順並爲兄弟，乃冒姓安氏，案郭汾陽請雪安思順表云：本姓康，亦不具本末。名祿山焉。長而奸賊殘忍，多智計，善揣人情，解九蕃語(四)，爲諸蕃互市牙郎。張守珪爲范陽節度使，祿山盜羊姦發，追捕至，欲棒殺之。祿山大呼曰：「大夫不欲滅奚、契丹兩蕃耶？而殺壯士！」守珪奇其言貌，乃釋之，留軍前驅使，遂與史思明同爲捉生

將。祿山素習山川井泉，嘗以麾下三五騎生擒契丹數十人，守珪轉奇之，每益以兵，擒賊必倍。後爲守珪偏將，所向無不摧靡，守珪遂養爲子，以軍功加員外左騎衛將軍，充衙前討擊使。

開元二十一年，守珪令祿山奏事，中書令張九齡見之，謂侍中裴光庭曰：「亂幽州者，必此胡也。」

二十四年，祿山爲平盧將軍，討契丹失利，守珪奏請斬之。九齡批曰：「穰苴出軍，必誅莊賈；孫武行令，亦斬宮嬪。守珪軍令若行，祿山不宜免死。」玄宗惜其勇銳，一作驍勇。但令免官，白衣展效。九齡又執奏，請誅之。玄宗曰：「卿豈以王夷甫識石勒，便臆斷祿山難制耶？」竟不誅之。玄宗至蜀，追恨不從九齡之言，遣中使至曲江祭騎，其誥辭刻於白石山崖壁中。至建中元年十一月五日，德宗以九齡先睹未萌，追贈司徒。

二十八年，爲平盧軍兵馬使。

二十九年三月九日，加特進。時御史中丞張利貞爲河北採訪使，至平盧。祿山諂佞，善伺人情，曲事利貞，復以金帛遺其左右。利貞歸朝，盛稱祿山之美，遂授營州（節）（都）督（唐），充平盧軍節度使，知左廂兵馬使，度支、營田、水利、陸運使副，押

兩蕃、渤海、黑水四府經略〔使〕〔之〕，順化州刺史。王仁經授以偉略，玄宗始親信之。

天寶元年正月六日，分平盧別爲節度，以祿山爲左羽林大將軍，員外置同正員兼柳城郡太守，持節充平盧軍攝御史大夫，管內採訪處置等使。

二載，入朝，奏對稱旨，因是玄宗賞重之，加驃騎大將軍。

三載三月，授范陽長史，充范陽節度、河北採訪使，平盧節度，餘如故。

是月，祿山出鎮，敕中書門下三品已下正員外郎長官、諸司侍郎、御史中丞於鴻臚亭子祖餞。是時，祿山奏云：去年七月，部內生紫方蟲食禾苗，臣焚香告天曰：臣若不行正道，事主不忠，食臣心；若不欺正道，事主竭誠，其蟲請便消化，啓告必應。時有羣鳥食其蟲，其鳥赤頭而青色。伏請宣付史館。又其時選人張爽者，御史中丞倚之子也，不辨菽麥，假手爲判，中甲科。時有下第者，爲勸令，以事白祿山。祿山恩寵漸盛，得見無時，具奏之。玄宗乃大集登科人，御花萼樓，親試升第者一二。爽手持試紙，竟日不下一字，時謂之曳白。玄宗大怒，出吏部侍郎宋遙爲武當太守，倚淮陽太守，敕庭園之閒，不能訓子，選調之際，仍以託人。士子皆爲戲笑焉。

四載，奚、契丹各殺公主，舉部落以叛。祿山方邀兩蕃肆其侵掠，奚等始貳於我。祿山又奏：臣昨討契丹，軍次北平郡，夢見先朝名將李勣、李靖於臣求食。乃令立廟，兼伸禱祈。薦奠之日，神

室梁生芝草，一本十莖，狀如珊瑚盤疊。臣當重寄，誓殄東夷，人神協從，靈芝瑞應。伏請宣付史館，以彰幽贊之功。從之。祿山恃恩寵，縱虛妄，以取媚於玄宗，皆此之類也。

五載，吏部尚書席建侯爲河北黜陟使，表薦祿山公直、無私、嚴正、奉法。利貞推美於前，建侯表進於後。

六載正月二十四日，加兼御史大夫。右相李林甫素與祿山交通，復屢言於玄宗，由是特加寵遇。玄宗初卽位，用郭元振、薛翽、張嘉貞、張說、杜暹、蕭嵩、李適之，咸以大將直登三事。

李林甫既陷適之，遂反其制，始請以蕃人爲將，以固其權。嘗奏於玄宗曰：「以陛下之雄才，國家富強，而蕃之未滅者，由文吏爲將而怯懦不勝武也。陛下必欲滅四夷，威海內，卽莫若武臣，武臣莫若蕃將，生時氣雄，(小)(少)養馬上(七)，長習陳敵，此天性也。陛下撫而將之，使其必死，則夷狄不足圖也。」玄宗大悅。首用祿山，卒爲戎首，林甫之罪也。初，王鉞承恩亞於林甫，而敬畏其威，事之彌謹。祿山恃恩，嘗見林甫白事，怠而不恭。林甫欲示以威，佯語他事，命左右白王大夫鉞至，鞠躬如也。祿山不覺自失。鉞語逾謹，而祿山逾恭，自此還遞相維。林甫危害肅宗，告祿山思作難，約令其子引兵來援。天寶十年，林甫死後，楊國忠納祿山，遣嚴莊領阿布私(部)下降兵三十三人(八)，告林甫與阿布私潛通，結爲父子。至十二載，詔奪林甫官爵，同凡庶殯掩，連累之者，五六十人。迹其行事，不得不爾。

玄宗春秋漸高，託祿山心膂之任。祿山每探其旨，常因內宴承歡，奏云：「臣蕃戎賤臣，受主寵榮過甚，臣無異材爲陛下用，願以此身爲陛下死。」玄宗不對，私甚憐之。因命皇太子見之。祿山見太子不拜，左右曰：「何爲不拜？」祿山曰：「臣蕃人，不識朝儀，不知太子是何官？」玄宗曰：「是儲君。」朕百歲之後，傳位於太子。」祿山曰：「臣愚，比者只知陛下，不知太子，臣今當萬死。」左右令拜，祿山乃拜。玄宗尤嘉其純誠。時貴妃太真寵冠六宮，祿山遂請爲養兒。每對見，先拜太真，玄宗問之，奏曰：「蕃人先母後父耳。」玄宗大悅。祿山恩寵寢深，上前應對，雜以諧謔，而貴妃常在座，詔楊氏三夫人約爲兄弟。由是，祿山心動。及動兵，聞馬鬼之事，不覺數歎。雖林甫養育之，國忠激怒之，然其他腸亦可知也。

大載，加御史大夫，封兩妻康氏、段氏並爲國夫人。祿山嘗令麾下將劉駱谷在京伺察朝廷旨意動靜，皆竝代爲牋表，便隨所要而通之。御史中丞楊國忠中外敬憚，每祿山登降，扶翼之。右丞相李林甫專宰相柄，威權莫二，見祿山於政事堂，引坐與語。時屬冬寒，脫己袍披覆之，其爲承恩見重也如此。晚年益肥，腹垂過膝，自秤得三百五十斤。每朝見，玄宗戲之曰：「朕適見卿腹幾垂至地。」祿山每行，以肩膊

左右擡挽其身，方能移步。玄宗每令作胡旋舞，其疾如風。嘗夜晏祿山，祿山醉臥，化爲一黑豬而龍首，左右遽言之，玄宗曰：「豬龍也，無能爲者。」祿山乘驛馬詣闕，每驛中閒築臺以換馬，謂之大夫換馬臺。不然馬輒死。驛家市祿山乘馬，以五石土袋試之，能馱者，乃高價市焉，餼飼以候祿山；鞍前更連置一小鞍，以承其腹。祿山肉疾轉甚，富貴之已極。每朝，常經龍尾道，未嘗不南北睥睨，久而方進，卽凶逆之萌，常在心矣。祿山舊宅在道政坊，玄宗以其陋隘，更於親仁坊選寬爽之地，出御庫錢更造宅焉。今親仁坊東南隅玄宗觀，卽其地也。敕所司窮極華麗，不限財物，堂隍院宇，重複竄襍，匱巾詰曲，窗牖綺疏，高臺曲池，宛若天造，幃帳幔幕，充牣其中。九載，祿山獻俘入京，方命入此新宅，玄宗賜銀平脫破方八角花鳥藥屏帳一具，方圓一丈七尺；金銅鉸具、銀鑿鑲、銀鏤二具；色絲綵一百副；夾頰雜頂額織成錦簾二領；各紫絨羅金銅鉤、分錯色絲綵貼白檀香牀兩張，各長一丈，闊六尺；并水蔥夾貼綠錦緣白平紬背席二領；繡茸毛毯合銀平脫帳一具，方一丈三尺；金銅鉸具、繡綾頰夾帶、碧綾〔口〕〔峻〕旗、色絲綵百副〔九〕；貼文牙牀二張，各長一丈，闊三尺；水蔥夾貼席、紅錦緣白平紬背、紅異文繡方繡褥、紫紬牀帳，兼黃金瑤光等並全兩內帳設。續賜青羅金鸞緋花鳥子女立馬雞袍袴等，屏風六合，紅瑞錦褥四領，二色綾褥八領，瑞錦屏兩領，龍鬚夾貼席一十四領，貼文柏牀一十四張，白檀香木細繡牀一張，繡草敦子三十

箇。至於廚廢之內，亦以金銀飾其器，又賜金平脫五斗飯盞二口，銀平脫五斗淘飯魁二，銀絲織成筭筐、銀織筵籬各一，金銀具食藏二，零碎之物不可勝數。雖宮中服御殆不及也。玄宗嘗御勤政樓，於御座東閒爲設一大金雞帳，前置一榻，坐之，卷去其簾，以示榮寵。每於樓下宴會，百僚在座，祿山或撥去御簾而出。肅宗諫曰：「自古正殿，無人臣坐之禮，陛下寵之太甚，必將驕也。」上呼太子前曰：「此胡骨狀怪異，欲以此厭勝之耳。」

七載六月，賜實封三百戶，并賜鐵券，封柳城郡開國公。詔曰：「用奇材者必拔於常倫，立茂績者亦超於彝典。驃騎大將軍兼羽林大將軍，員外置同正員兼御史大夫，范陽郡大都督府長史，柳城郡太守，持節范陽節度、經略、度支、營田副大使知節度兼平盧節度使，度支、營田、陸運、押兩蕃、渤海、黑水四府經略處置及平盧、河北轉運并管內採訪等使，上柱國柳城縣開國伯安祿山，河嶽誕寶，雄武生材，萬里長城，鎮清邊裔；中權決勝，（暗）（暗）合孫吳（三）。自授以元戎，升之憲府，一心之節逾亮，七擒之策益章。內實軍資，豐財以潤國；外威戎落，稽顙以輸誠。加以忠竭，私誠無隱；疇之舊典，宜誓山河；長平之封，式崇井賦，可柳城郡開國公，仍賜實封三百戶，并賜鐵券，餘如故。」

是月，又加祿山父贈使持節魏郡諸軍事，魏郡太守。延偃，夙稱幹略，素懷節義。仁而有勇，志已慕於韜鈴；忠以立身，名早雄於沙漠。克生令胤，實負長才；蘊登壇之良謀，當弄印之榮寄。作鎮幽薊，肅清醜虜，舉無遺策，動見奇功。自葉流根，是光幹蠱之德；飾終褒美，爰申加等之贈；宜膺寵秩，用慰泉壤。□范陽大都督二二。

尋進封祿山爲東平郡王。制曰：「寄重者位崇，勳高者禮厚。欽若古訓，抑爲舊章。開府儀同三司兼左羽林大將軍，員外置同正員，御史大夫，范陽大都督府長史，柳城郡太守，（使）〔持〕節范陽節度二三、經略、度支、營田、陸運、押兩蕃、渤海、黑水四府處置及平盧軍、河北轉運并營田採訪使，上柱國柳城郡開國公安祿山，性合韜鈴，氣稟雄武，聲威振於絕漠，捍禦比於長城。戰必克平，智能料敵。所以擢升臺憲，仍杖旌旄。既表勤王之誠，屢伸殄寇之略。頃者，契丹負德，潛懷禍心，乃能運彼深謀，果梟渠帥。風塵攸靜，邊朔底寧。不示殊恩，孰彰茂績？疆場式遏，且殊衛霍之功；土宇斯開，宜踐韓彭之秩。可封東平郡王，仍賜實封三百戶，餘如故。」

九載八月二日，又加〔河〕北道採訪處置等使二四。命壽王瑁書告身，并裝金平脫函瑞錦標鈿軸，令內常侍郭全羽送焉。

天長節，祿山進山石功德及幡花香爐等，命於大同殿安置，朝夕禮謁焉。優詔褒美，兼賜祿山寶鈿鏡一面，并金平脫匣、寶枕、承露囊、金花盃等，亦令郭全羽送之，酬其忠孝之意也。又進玉石天尊一鋪，請於道場所安置。玄宗命置於內暖殿。天尊并侍坐真人、玉女神、天丁力士、六樂童子及師子、辟邪、香爐、玉案三十六事。

是秋，祿山將入朝，乃令於溫泉爲祿山造宅。祿山將至之日，宣賜什物、米麩、柴炭之屬萬計。又賜永寧園充使院。今司天臺，是其地也。祿山將及戲水，楊國忠兄弟、虢國姊妹並至新豐以來會焉。飛蓋蔭野，車騎雲屯，所止之處，皆御賜膳，水陸畢備。至溫泉賜浴。將士並賜食、賜錢。玄宗計日幸望春宮，以待十六日獻俘八千人於觀風樓下。賜莊宅各一所，雜彩綾羅、金銀器物及聲音口等。龜茲一部，雞棲鼓、指鼓、腰鼓、笛、簫、箏、篋等七人。將士亦各頒賜。賜祿山金輻花大銀胡餅四、大銀魁二併蓋、金花大銀盤四、雜色綾羅三千尺。判中殿中侍御史楊玄章等三人，緋衣各一對，及絹綵等。將士大將軍楊歸順等一百九十三人，衣各一副，并絹綵等。又賜契丹生女口，大小五十人。考課之日，上考，祿山又自獻金銀器物、婢及駝馬等。金窯細胡瓶二，銀平脫胡平牀子二，紅羅褥子一，婢十人，細馬十匹，打毬士生馬三十匹，駱駝十頭，骨鞍轡三十具，(茸)〔並〕黃綾鞍楸三十條〔四〕，抄尾大馬纓十箇，又進鹿尾醬、鹿尾骨等。

祿山同列皆尙食供饌，其餘頒賜品味，備極水陸。玄宗每食一味，稍珍美，必令賜與，中貴相望於道。又嘗遺祿山酥真符、寶輿并窰臺，及音聲、寶車、牛士、繖蓋，并小山花果藥雜樹，小獅子、白象各二，兼藥食等一牙盤，令內謁除大賓，宣賜祿山，以爲奇觀焉。

又賜永穆公主池亭以爲遊宴之地。祿山既移居親仁坊，進表求降墨敕，請宰相至席宴會。是日，玄宗欲於樓下打毬，遂停打毬，命宰相赴焉。玄宗每於苑中〔放〕鷹鶻〔二〕，所獲鮮禽，多走馬宣令賜嘗。王鉷、楊國忠選勝燕樂，必賜梨園教坊音樂，貴妃姊妹亦多在會中。駕幸溫泉，必令扈從，賜馬，賜衣，香囊珍寶，不知紀極。祿山時染小疾，王人御醫重疊復至，煎和湯藥皆在禁中。先許祿山於管內上谷郡起五鑪鑄錢，時又進錢樣一千貫文。召祿山男慶緒及女壻歸義王李獻誠、祿山養兒王守忠、安忠臣等赴闕，到日並賜衣服、玉腰帶、錦綵等，仍令尙食供食。其冬久無雪，至十二月十四日乃雪，祿山表賀焉。玄宗批答兼口號以賜之曰：「臘月忻三〔日〕〔白〕〔二〕，嘉平安四鄰，預知天下稔，先爲物華春。」其見重如此。

十載正月一日，是祿山生日，先日賜諸器物衣服，太眞亦厚加賞遺。玄宗賜金花大銀盆二，金花銀雙絲平二，金鍍銀蓋碗二，金平脫酒海一并蓋，金平脫杓一，小馬腦盤二，金平脫大盞四，次盞